



6

## 20 世纪早期，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都曾在顶楼乃至楼顶开设过游乐场。

9

合体的雏形。以先施乐园为例，其屋顶花园，“楼台起伏，花木扶疏，百戏杂陈，笙歌悦耳，尤具园林胜景”。为优待顾客起见，免收入场费，更配有汽车马车，专事迎送。永安公司楼顶的天韵楼游乐场，场内设有一塔名为绮云阁，高居于众楼之上，人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俯瞰上海全景。随着天韵楼持续盈利，为永安公司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曾在欧美和亚洲多国访问讲学的姚栋认为，在城市经过高密度开发，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屋顶开发成为一种必然。“当代来说，最典型的城市是香港。”姚栋对《新民周刊》记者说：“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地区就出现了一些屋顶公园、广场，包括百货公司的游乐场。当时开始，甚至一些开发项目在规划文件中就预设了屋顶的公共开发项目和用途。”姚栋认为，香港是一座海边的山地城市，平地资源有限。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也处于房地产高密度开发期。这时候，如何将山体与屋顶平台连接起来，综合应用，成了香港建筑设计师们所需要动足脑筋的地方。如今，诸如中环 Sevva 酒店楼顶的 360 度阳台、湾仔 Woolloomooloo 牛排馆的露天屋顶露台等，早已成为一些人港岛之行打卡之地。

尽管香港有一些如此浪漫且对商家来说极具价值的屋顶，可在姚栋看来，香港的屋顶空间应用，不具有广泛性。原因在于香港的山地特征，低海拔位置建筑物的屋顶往往与高海拔的城市道路平接，确保了屋顶花园的公共性。可许多人是不得利用屋顶，颇有无奈之感的。法国摄影师罗曼·雅克·拉格兹一组《混凝土上的故事》照片，历时四年拍摄，

主题就是高密度建筑群中的香港屋顶。在这组照片中，普通香港市民在自家楼顶晾晒、种植，甚至有父亲陪娃开电动玩具汽车、两个小女孩在跳绳。“相比中国内地和世界许多地方人们可以在院子里交流，哪怕在客厅里交流，缺乏院子或者客厅空间的港人，选择了‘天上的院子’的交流方式。人们来到屋顶，做完家务的同时开启闲聊模式，也不失为一种拉近邻里关系的好方法。这也算是一种人间烟火。”拉格兹如此表述对自己的作品加以补充说明。

至少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屋顶，就成为钢筋水泥都市里的新生机。或为商业开发，或为无奈涉足。如今的上海，以及中国各大城市，人们该从历史和当下的国际案例中，找到怎样的楼顶开发方向呢？

### 商业开发先行一步

在姚栋看来，日本 2004 年最佳建筑与环境设计奖获得者大阪的难波公园，是屋顶空间开发值得推介的案例。

难波公园原址是一座棒球场，位于大阪传统热闹商业区，邻近难波火车站，离机场一站之遥。而如今所见，则是从街道地面上上升至 8 层楼的高度，层层推进、绿树茵茵，直至楼顶。其仿佛是游离于城市之上的自然绿洲，与周围线形建筑的冷酷风格形成强烈对比，成为嘈杂背景下一处生动、温馨的街景。难波公园将城际列

海军部村庄一景。摄影 / Patrick Bingham-Hall

